



浪花

散文选

B3217/04

张家口市文联编

散文之花在广泛开放

——读《浪花散文选》随感

韦 野

收到张家口市文联同志的来信，他们要编一本《浪花散文选》，希望我能为这本书写篇序言。我想了想，写“序言”我担当不起，这多半是有资格有威望的老作家的事；再说所选作品还没有全部看到，也不知从何谈起，写些什么为好。但编者的盛情令人感动，我便说可以，看了作品再说吧，其实这里仍有不敢担当的顾虑。后来他们寄来了所选作品，看完后我的心情变了，可以说非常欣喜，浮想联翩。于是就大着胆子应承了，要写篇读后感想，但可不能称之为序言。

集子所选作品，确实象编者来信中所说其“质量相对来讲比较好，颇能代表张家口目前散文创作水平”，“我们对塞上山城这朵散文之花，还是很喜爱的”。的确，张家口的散文创作这几年有很大发展，从这个集子中可以看出其势头是非常可喜的。可惜我平常读到的不多。这里似乎有个错觉，少年时代从史书中感到张家口这个古老的塞外山城历来是兵戎相交之地，古战场的烽烟，坝上的风沙，仿佛把文彩墨辉压了下去，历史虽悠久，至多是留

下一些感慨“天苍苍、野茫茫”，“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的诗作，不曾有过类似“韩潮苏海”散文之誉的唐宋八大名家。小时候的印象总不免片面。边塞诗的影响在我国文学史上并不亚于散文，但那时候总感到在我国文学史上被誉为“正宗”的有着悠久传统的散文，在塞上地区并不多见。其实何只是塞上，很长时期以来散文在许多地方都处于冷落地位，不少地区乃至全国可以说都没有着力提倡、扶植它。从“正宗”方面来看，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现在的情况好多了，有了专门刊发散文的刊物，有了不断举行专门探讨散文创作的会议，有了某些地方的散文评奖活动，这是促进散文繁荣的重要措施。我还感到高兴的是，一些基层文艺领导部门，主动编辑出版散文专集，这可是振兴散文，使之不愧于“正宗”之名的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地处塞上疆场的古老的山城张家口，也在繁荣散文开垦园地，继承与发扬散文创作的优良传统，实在是一项值得称赞的可喜可贺的善举。从现在看，重视抓散文写作是一项具有拓展性的、有意义、有远见的追求，是为建筑文学的真正美的大厦铺石垫基。任何文学艺术形式都有其美的特征，但散文却是这些美的构成因素中最基本的。人们通常说散文是写作的基本功，其道理大约就在于此。对文学的高雅美的欣赏，散文永远是一株芬芳多彩的花朵。

我听到不少习作者说过这样的话：“散文好写也难写。”我想这是有道理的。从广义上讲，由小学生的一般作文到名作家的散文成为传世之范文，这两者都可以称之为写作，但其间的距离、悬殊、劣优，都大得很。这本身就说明了它的难与不难。每个中小學生都得练习作文，作文课一般是指散文，谁都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写出来，这不能说不好写，但若产生佳作、杰作、传世之作，却就相当难了。正如王国维所说“散文易学难工”。这个巨大的差别就使我们不能不承认，散文写作确实有它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自身领域和独有的艺术特征。如若不认识、不理解

这个领域和特征，写起来难免不流入一般化或平庸之列。散文的这种自身领域，是和其他文学门类特征相比较而出现的，但又很难划定具体的范围。它所摄取的事物既无所不有，又有一定局限和一定的角度、侧面、层次，并非毫无筛选和回避。自然景物，是物质世界的一部份，描绘它的散文每一个时代都如恒河沙数。目前有个新的生活领域——微观世界，这也是一个物质世界。散文可不可以涉足呢？我们还没有看到有人用散文展示这个世界的情景。我想，如果写这个世界，恐怕也不能没有舍弃和选择，其提炼与摄取的内容恐怕要大大有别于对自然风景的取舍。写什么与不写什么，什么好写与不好写，都是由散文的自身领域决定的。随心所欲，信手拈来，不加思索式的摄取事物，我看不是散文所要求的严谨作风。至于散文独有的艺术特征，我觉得要比它的自身领域好理解，也比较明显。有关散文的各种艺术手法、构思、风格、意境、语言等等，已有许多专题论著，这是不难掌握的。诸如写法上的叙事、写景、抒情、议论，都可以随意运用，纵横捭阖，不拘一格。但不论运用哪一种手法，我觉得浅泛直露的抒情是大忌，平淡无味的罗列是大谬，毫无新意的议论是大弊，没有真情实感的写意是大难，语言乏味无色彩是大悲。许多人主张散文应该“当诗一样写”，这是对的，要把诗的艺术优长吸收过来，拓深散文的意境，增强散文的美感，使其状物绘景能意象并茂，构思立意能别开生面，情意绵邈。但“当诗一样写”，并不是把诗的韵律节奏也拿过来。散文总是散文，而不是诗，不能因为学诗而丢掉散文的艺术特长。（有些散文诗也讲究节奏、音韵，这对自身的发展创作并无益处）。散文的舒展自由，行如流水而又姿态横生，却为诗所难及。

写到这里又想起关于散文的“形散神聚”之说。大概由于散文以“散”字当头，常常有“形散而神不散”之论，把“形散”理解为兴会所致，涉笔成篇，长短不拘。我认为“形散而神不

散”这种说法，并不能如实概括散文的谋篇，不是一个准确而科学的概念。散文也讲究结构、布局、剪裁、提炼，可用可不用的材料不用，不精不巧不新的构思也不用，寡淡无味的冗长叙述也得删掉，那么，承认“形散”之说还有什么实际意义！还有人认为：取材可散，材料可散。这就使人费解了，对阅世尚浅的习作者来说更容易产生误解，仿佛散文可以不加苦心地布局谋篇，可以信笔所致庞杂不拘。所以，我的想法是应当要求散文做到形不散神也不散。“删繁就简三秋树，标新立异二月花”，没有“删繁就简”，何来“标新立异”？

说到这里似乎扯得更远了。但这却是看过《浪花散文选》之后的联想。虽是有为而发，着眼的并非是这些作品。前面说过，我读了这个集子是格外欣喜的。作者所反映的现实，都是新景、新人、新生活、新思想，使我感受到塞上景物有一片新鲜的生活气息，感受到正在变革中跃动者的脉搏、声浪，感受到作者们旺盛的创作热情。他们不仅写长城的新姿俊容，草原的绚丽多彩，煤城的勤劳和欢乐，塞上的白雪、星光、山石、花果都在他们笔下生辉溢彩。而且视野开阔，对祖国新的开放城市，对初临的大海，对故乡及其亲人的新的回忆，都有着真切的描绘。这是一迭迭长河里涌起的浪花，搏动着蓬勃的生机，令人遐思不已。多样的题材，纷呈的风格，各有特色，大多运用以情纬文的种种方法，抒个人情思之投影，他人心灵之闪光，或青年的爱之絮语……不论是借景抒情还有借物、借事抒情，都表现了相当好的艺术追求，在情真意切的感怀氛围中，蕴含着诗的韵味，读起来都有引人品味的余地。它表明作者们已善于把自己在生活中新的发现，新的感受，提炼出新的情致，赋予其新的立意。可见他们在艺术实践上，在追求着、继承着我国散文的优良传统。

从集子里还可以看出，散文作者队伍正在壮大，散文作者的素质正在升华。他们正在从某种散文的程式化中解脱出来，致力

于多方面的创新，并潜心开掘着反映生活的深度、厚度，这是一种令人鼓舞的可贵追求，是一种很值得称赞的登攀精神。在培养散文作者队伍上，我感到张家口市文联做了令人敬羨的努力。从一九八〇年起，他们就在复刊了的《浪花》上注意发表散文。《浪花》这块丰腴的园地滋育了作者，扶植了队伍，《浪花散文选》就是这个园地结下的丰硕成果。我相信《浪花》会一浪高过一浪，愿它飞扬激溅起万朵新花，愿塞上散文作者们为繁荣祖国的散文，作出更多更好的贡献。

1986、6月下旬于青园

散文之花在广泛开放.....韦 野 (1)

目 录

牧笛.....	孙 曦 (1)
山涧亮光.....	济 先 (6)
大海曲.....	云 海 (11)
星光随想.....	舒 新 (16)
海边.....	舒 新 (20)
牧童的心声.....	拉希扎木索 (蒙) 马 达 (23)
唢呐爷爷.....	李竹林 (28)
塞拉特.....	杨建基 (32)
别是一样情.....	杨建基 (37)
大淖边上.....	贺德田 (44)
草原、我的摇篮.....	郑侠贤 (47)
鸣蝉忆.....	杨大邦 (51)
最初的红叶.....	杨松霖 (55)
古城春晓.....	徐大义 (57)
种子·蚯蚓的梦.....	塔玉斌 (61)

长白山记游·····	塔玉斌 (62)
篝火·····	柳 浩 (64)
山里,那片枫叶·····	柳 浩 (68)
夕阳·····	张立勤 (74)
小巷响起叫卖声·····	张立勤 (77)
节日的煤城·····	桑 原 (82)
牧鹿姑娘·····	桑 原 (85)
上谷情思·····	李建国 (88)
林海一叶·····	李建国 (94)
心中的旗·····	滋 民 (98)
一束野菊花·····	王学军 (102)
石颂·····	谢 江 (105)
琴妹·····	黄 莺 (108)
碱土情·····	吴志达 (110)
拾山药·····	吴志达 (112)
雪柳·····	杨 捷 (115)
深圳一瞥·····	石克英 (118)
海珠·····	苗 木 (123)
捉百灵·····	康有利 (126)
铁厂的秋菊花·····	顾建中 (131)
在塞北的山下·····	周雅麟 (134)
三月的桃花·····	周雅麟 (136)
春雨行·····	绿 苇 (140)
美丽的“察罕淖”·····	于文龙 (142)
面对大山·····	田 子 (144)
雪山剪影·····	郭 梅 (146)
黄土地·····	咏 生 (149)
她·····	梅 洁 (153)

远去的白鸽.....	刘锦杰 (156)
悠悠坝上情.....	吴德源 (159)
雪,落在北方.....	兰 草 (162)
西太平山拾思.....	须文洗 (165)
沉默的歌.....	刘增山 (168)
悠悠缕缕大连情.....	江 音 (171)
三爷家的枣树.....	霍继东 (176)
细雨情思.....	宋国兴 (178)
大肚牛.....	孙长贵 (181)
大海滩.....	曹继强 (184)

注：散文篇目编排，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同一作者集中编排。

孙 曦

牧 笛

黄昏时分，夕阳西沉，天边烧起红霞。草滩收敛起姑娘们的欢歌，打谷场上人消马散，牧羊人甩动皮鞭，迈着急促的步子，驱赶着羊群，回村入圈。村子里，炊烟缭绕，笑语琅琅……

徐徐晚风，吹拂辽阔的草地，传来一阵阵悠扬的笛声……

这是多么熟悉而又亲切的笛声哟！

我坐在小海子淖边的土丘上，凝望着浩瀚的绿色原野和那蠕动的白色羊群，静心地倾听着这洋溢着幸福、欢乐之情的笛声。

笛声过后，一串欢乐的鞭响，送来了“咩咩”的羊叫和牧羊人爽朗的笑语：“噢，嗤……噢嗤……哈——肚肚饱了，回圈养膘吧！噢，嗤……”

我听出了这是老牧羊人哈桑大伯的话音，原来这笛声是他吹出的。我欣喜地迎上前去，招呼说：“嗨！大伯，你吹得真好听啊！”

“哈——夸奖了！我们草地人哪，生在人间，活在旷野，就爱吹吹笛子，唱唱小曲呀！你爱听？”他笑着又举起笛子，吹奏起来，吹出颤巍巍的声音……笛声把散乱觅食的群羊聚拢，环绕

着牧羊人，“咩咩”欢叫。哈桑大伯收起笛子，挨个抚摸着羊儿，露出幸福的微笑。羊儿好象通人性，一个个安静下来了。

我伸手接过哈桑大伯的笛子，轻轻地抚摸着笛身上一道道裂痕和一根根缠绕在笛身上的麻线，感叹地说：“哈桑大伯，吹得不错呀！可惜……这笛子太破旧了，要是换支新的……”

我的话象是触动了哈桑大伯的疼处，伤害了老人的自尊，顿时，他沉下了脸，默默蹲在羊群中间，用手摸索着笛身上的麻线……

我十分尴尬地站在一旁，不知所措地喊了一声：“大伯！你……”

哈桑大伯猛地站起身来，语重心长地说：“年轻人啊！你不懂，甭说是新的，就是金的、银的，也换不来这支破旧的笛子，也吹不出这真情实意啊！”

我的心里一愣，想：为什么这支笛子如此珍贵？

后来，哈桑大伯给我讲述了一段牧羊人的故事：

那还是日本鬼子侵占草地的岁月，战火给草地人带来了灾难，牧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鬼子勾结王爷、大牧主，横行霸道，粮食被抢走了，牛羊被宰杀了，房屋被拆毁了，人们没有炒米，没有奶茶，没有鲜肉，没有安身之处，只有悲痛和仇恨……

那时候，哈桑已经失去了爹妈，光棍一条。他只有二十岁，身材魁梧，生龙活虎，他能驾驭最烈的儿马，能在马背上翻腾。大牧主官布看上了哈桑的本领，逼着哈桑去牧马，给官布当了奴隶。哈桑爱吹笛子，自己用竹管做了一支横笛。可是官布不许他吹，说他没有这个自由。他只有在草滩放牧的时候，骑在马背上，敞开胸怀，尽情地吹奏，吹出内心的痛苦和悲愤。……在官布家里，哈桑爱上了使女斯琴娃，斯琴娃也爱哈桑。可是，在牧主家里，奴隶没有恋爱的自由，他们只能背着牧主在草滩里相会，亲昵，倾吐爱情……

一个晴朗的早晨。哈桑在草滩放牧，他骑在马背上，吹着小曲，悠闲自在……

远远，跑来一个人影，好象从天上落下的一朵白云，在草地上游动，飘然而来……

“啊？斯琴娃……”哈桑情不自禁地喊着：“你……”

斯琴娃象飞一样地奔向哈桑。

“企仁白诺？（蒙语：您好）”哈桑迅速地翻身下马。

斯琴娃满含泪水扑到哈桑的怀里，抽泣着说：“哈桑！……官布，他……戏弄我……”

哈桑抑制着内心的愤怒，抚摸着斯琴娃的青发，轻声地说：“走，斯琴娃……”

斯琴娃惊愕地问：“去那儿？……”

哈桑默不作声，翻身上马，俯身拉着斯琴娃的手，说：“上马！”

马儿驮着一对年轻的奴隶，迈着沉重的步子，奔向草地远方……

笛声伴着马蹄声……

突然，笛声被淹没在急骤的马蹄声中……

远方，跑来三匹高头快马，拦阻着哈桑和斯琴娃坐骑的去路。

官布翻身下马，看着哈桑的仇恨面孔，怒不可遏，扬起皮鞭，吼道：“下来！你们想跑？”

哈桑和斯琴娃下马，怒视着官布，一声不吭。

官布站在哈桑面前，夺过笛子，掷在脚下，只听“噼，叭”一声，笛子碎了，哈桑的心也碎了！

哈桑俯身拾起破碎的笛子，用手轻轻地抚摸着笛身上的裂痕，心痛地揣进怀里。

官布手里挥动着皮鞭，冷笑着说：“好哇！你拐骗女奴，

煽惑人心，想造反啊？！……来人哪！给我绑起来，带走！……”
他看了看斯琴娃，又说：“连她一块带回去！”

哈桑被带回了王府，一顿痛打之后，轰了出来，流落在草地。他的左腿被打拐了，一颠一跛地漫游在草滩里，为牧民们帮工放羊，过着流浪汉的生活。后来，他听说斯琴娃受不了大牧主的蹂躏，悬梁自缢了。这给了他更加沉痛的打击。从此，他沉默寡言，闷闷不乐。他细心地用麻线缠好笛身，用蜡油糊住裂痕，又吹起来了。他默默地流浪在无边的草地上，无视无顾，只有这只破旧的笛子伴着他生活，理解他内心的痛苦，为他唱出不平的悲歌……

我听了这个悲惨的故事，默默地思索，开始懂得了这支笛子的真正价值，理解了哈桑大伯的沉重心情。

哈桑大伯谈起今天的生活，眉开眼笑，滔滔不绝。在这一带草地上，提起“老羊倌”哈桑，谁都伸出大姆指，啧啧称赞：“呵，哈桑大伯呀！是草地的光荣，牧人的骄傲啊！”

如今，哈桑大伯还是在放羊，还是吹着这支笛子；可他放的是自己的羊，吹的是欢乐的歌，幸福的歌！

哈桑大伯是村里的副业队长，可没有放下手里的牧羊鞭。他掌管着三群羊，五百多只，带着两个有文化的徒弟，一个叫巴图，高小毕业，另一个叫嘎拉曾，初中毕业。哈桑大伯放牧的羊，个个膘肥体壮，年年落羔，胎胎全活，九成双胎。他把羊当成了命根子。

一天傍晚，他带着巴图和嘎拉曾放牧，回村的路上，暴风骤雨突然袭来，羊群乱作一团。两个徒弟束手无策，哈桑大伯沉着地说：“巴图，拽住头羊（公羊），向前走！”小巴图拉着头羊的犄角，迎着风雨，向前猛窜，一头一头羊儿紧紧地跟上……

不远，有个村子，哈桑大伯找到了他的老伙伴牧羊人桑布，给羊儿腾了一个空圈，把羊群赶了进去。

天渐渐黑下来了。雨还没有停，天气很凉。哈桑大伯和两个

徒弟耐心的在圈里守护着羊儿。天亮前，有只绵羊要落羔，哈桑大伯小心翼翼地把两只小羔接了下来，可老羊没奶，小羊饿得“咩、咩”乱叫，叫得人心烦意乱。

哈桑大伯对巴图、嘎拉曾说：“老羊受凉了，奶下不来。你俩把小羔搂在怀里，我去村里想想法子！”

不一会儿，哈桑大伯讨来了一碗羊奶，喂饱了小羔。

天亮了。哈桑大伯怀里揣着两只小羔，巴士和嘎拉曾轰赶着羊群，兴致勃勃地回村了。

哈桑大伯加入了共产党，被评为劳动模范，当选为“全活”、“二胎”标兵。他的声誉伴着笛声响遍了草地……

每当清晨，东方发白的时候，笛声唤起了朝阳，人们伴着笛声下地、放牧；每当傍晚、西方映霞的时候，笛声送走了落日，人们随着笛声回村。……

哈桑大伯的笛子，吹奏过牧羊人往日的辛酸、今天的欢乐。牧羊人曾和它相依为命地度过悲惨的年月，又和它息息相关地欢度着幸福的晚年。

日落西山，夜幕降临。我伴随着哈桑大伯的笛声走进了村子。

●孙曦，男，58岁。张家口市文联编辑部副主编，张市文协副主席，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1950年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曾在文艺报、人民日报、草原文学月刊、萌芽文学月刊、火花文学月刊、蜜蜂文学月刊、长城文艺月刊、浪花文艺季刊、河北日报、天津日报、大公报、张家口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杂文、散文、诗词一百七十余篇（首）。1953年以来，一直从事文艺编辑工作。

《牧笛》曾发表在上海《萌芽》月刊。

济 先

山 涧 亮 光

我生长在偏僻的山村。

山区的孩子见识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神秘和好奇。现在回想起来，真有意思。

记得十来岁那年，村里也闹“造反”，“偷青”、“抢田”的事经常发生。

爷爷被指令到瓜地看瓜。我的年纪小，学校不上课，就陪伴着爷爷。

瓜棚座北朝南，背靠一壁大山，面迎开阔的洼地。抬眼望去，望不到边的“青纱帐”隐现着村舍。再往南去，一道迤邐的长岭隔断视野。

“三星”跃上中天，更显得深邃的天空象个墨染的罩子，不声不响地扣下来，把四野的蝉鸣、蛙声聚拢到一处，清亮、悦耳，使山区的秋夜倍感安谧。每逢这时，我象只闭不住嘴巴的小鸟，伏在瓜棚简陋的地铺上，向爷爷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天上的星宿有多少呀？南岭那边有没有人家，长得什么模样呀？搞不搞文化革命呀？……不论问得多么古怪，总难不住爷爷。当然，

也有例外：

有一天，我正望着夜风习习的原野出神，突然间，在南岭的半山腰闪现出一束光亮。在深沉的夜色中，那光亮带着昏黄的晕圈，划出弯弯曲曲的光线，闪闪烁烁，摇摇曳曳地朝山尖移动，真象天上掉下的一颗星星。我失声叫喊：“爷爷，你看那是什么？”

爷爷眨着昏花的眼睛，辨认了许久，摇摇头：“这束光，爷爷见过好些时了，不知道是什么？”

“不，你知道，你知道。”我缠住爷爷不放。

爷爷捋捋胡须，沉吟良久说：“想来，那地方有宝贝。宝贝这东西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透亮发光。”爷爷见我听入了神，继续说：“你瞧着吧，天下一安定，宝贝就要显灵了！那时候，咱这荒山秃岭就会披红挂绿，结出无花果，水蜜桃，还有一嘟噜一串串的龙眼葡萄。咱这穷山沟会变成米粮川！谁还去‘偷青’、‘抢田’呢？”

我似信非信。从此后，每夜伏在瓜棚里，双手支着下颌，等呵等……过了许多天，简直要失望了，那姗姗而来的光亮终于又显现了。

纳闷的是，一个光点快要临近山尖，蓦然又从山头出现几束亮光，两处的光相对而动，汇合一处，渐渐隐没在南岭背后，仿佛是天上的星座。

这样多的亮光？究竟有多少宝贝哩？是爷爷哄我吧？

爷爷也十分奇怪，只好编排说：“大概是上天派下了造树神，见咱这地方穷，赶来绿化秃岭了。光亮不正是神灯么？”

我当然不信。可一年后的南岭，真起了变化：原本是土红色的怪石嶙峋的山尖尖，居然抹上了星星点点的绿斑，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着翡翠般的光亮。虽然看不真切，但我猜出那是不久前生产队栽种的幼树。

人世间还有树神么？我问伙伴，请教老师。他们只告诉我：岭

后有座知青林场。

我想探个究竟，曾几次约上伙伴爬到岭脚下。险峻的山势，犬牙交错的陡壁拴住了我的脚步。

直到七、八年之后，我从县中毕了业，自愿到南岭知青林场，才算揭开了这个谜。

我们到林场，是披戴红花，乘坐敞蓬汽车去的。原来，从县城通往南岭还有一条曲折盘绕的公路。走了大半天，才登上我孩提时候常常眺望的山尖。居高临下，遥望我们村隐隐约约的屋宇、庄稼、烟囱，就在脚下。我真后悔，为什么不径直取道山间小路，却乘坐了大半天汽车。

我们很顺利地安置下来。我的同屋是林场的技术员——一位老知青，对育林有特殊的喜好。吃罢晚饭，没容我提问，就滔滔不绝地讲起造林、护林的学问，林场的远景。当然，还有林场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他说着，随手推开窗扇，暮色苍茫中，婷婷的白桦，火红的枫树，翠绿的松柏，异色相间，别有风味。想不到南岭还藏着这样一处秀丽的景致！

技术员话语中流露出自豪：“在‘四人帮’破坏最严重的时刻，我们也没忘记靠科学治理穷山岭。如今，咱们林场的树苗、籽种，遍及全国十几个省、市。大地上到处都有咱们培育的果实。”

我不大以为然：“林业如此兴旺，无非是占了一块宝地，并不都是人为的力量。”我从头至尾讲起了夜间常出现的神灯。

我的伙伴哈哈大笑。他看看表说：“今几个让你开开眼。”

又是“三星”跃上中天的时刻。他们领着我沿一条山道爬上南岭的顶端。山顶有一盏挂在树上的独出心裁的照明灯，灯下聚集了许多男女。他们说笑着，不时地朝山下晃动着手电筒。

我禁不住一阵耳鸣目眩。脚下是幽幽深谷，山风象只无形的猛兽，在山涧呼啸，翻滚着盘旋而上。我听见了山石哗啦啦滚动